

宋代江西文化史

虞文霞 王河◎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宋代江西文化史

虞文霞 王河◎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江西文化史/虞文霞,王河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9

ISBN 978-7-210-05689-8

I. ①宋… II. ①虞…②王… III. ①文化史—江西省—宋代

IV. ①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3330号

宋代江西文化史

虞文霞 王河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40.25 字数:740千

ISBN 978-7-210-05689-8 定价:88.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2—47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邮政编码:330006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470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对于“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可爱的江西,作为地方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总有一种深深眷念的情愫和终生不懈的情结。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广袤富饶的红土地上,南昌起义的嘹亮枪声,井冈山的隆隆炮声,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的雄姿伟影,铸就了江西乃至中国近现代历史辉煌,由此而锻造出光荣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这是一种巨大文化财富,是江西人的骄傲,更是共和国坚强挺立的坚实平台。由此而上溯悠悠江西古代史,且莫论五万年前,江西先人在人猿相揖别中草莽开创的旧新石器的文化,也莫论商周时期创造了堪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青铜器文化,穿过秦时明月,汉时风雨,隋唐烟云,我们把目光停驻在宋代的江西文化。在古代的文化史漫漫长途,宋时的江西文化从晨光初熹发展到如日中天般的辉煌。

这是一个江西古代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秦汉隋唐不能与之相比,元明清诸代也只能望其项背。既比肩于齐鲁,亦抗衡于吴越,俨然执全国文坛之牛耳,江西腾升为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镇。于是,哲学领域中,理学在这里肇始兴盛,思辨的智慧,闪耀着千古不息的永恒灵光;文学天地中,名家辈出,巨制迭现,口中锦绣,笔底芬芳,清馨幽香,熏染整个宋代;艺术花圃中,滕王高阁,轻歌曼舞,雠舞古风,狂野神秘,纸墨生涯,吞云吐月,醉了一个时代;史学山林中,伐檀声声,秉笔直书,名著似锦,以史为鉴,照耀古今;教育园地里,书院学府,琅琅书声,扫除蒙昧,开启了知识的闸门;科技英华,在金光流转中,千年窑火,煅烧出一个晶莹透亮的千古瓷都,紫电青烟,打造出一个金光灿灿的青铜王国;在社会风俗王国中,民风民俗,五彩缤纷,民间文化,古意翩然,蕴藏着江西先民十分丰富的精神密码与文化基因。

因此,我们按照上述七个领域,即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科技、风俗,分成七章,在文化史的纵深处进行工兵式的挖掘,汰沙淘金,追本溯源,既要进行比较全面和客观的史实记述,又要以理性精神对宋代江西文化史发展规律进行理论总结,其艰难性常使我们有嫩木难为柱之浩叹。尽管如此,我们本着认真精神和学术热情,在文山书海中跋山涉水,在完成上述七章之后,终于写出另一章——《黄金时代》,此一章,我们试图

从有宋一代文化兴盛背景下,寻找宋代江西文化发展至兴盛巅峰之原因。我们认为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物华天宝的地理形制,江西三面环山,唯独北面洞开,紧连长江,傍倚鄱阳湖,向莽莽中原敞开自己的怀抱。江西境内,赣、抚、信、饶、修诸条水系,均滚滚流入鄱阳湖,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脉网络,于是中原等地文化能够长驱直入于江西各地,文化大交流,必定带来文化繁荣。二是随着千百年来北人南迁,文化重心逐步南移,中原等地先进文化亦扎实地在江西落户生根,开花结果。三是经过千百年江西先民的辛勤耕耘劳作,江西经济得到全面发展,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四是宋代以比较严密和公正的科举制度招揽人才,为江西文化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极为便利便捷的条件。五是江西本土文化经过千万年的知识储备与薪火相传,夯实了文化繁荣坚实平台。由此,我们也总结出宋代江西文化几条特色:一是文化的兼容性,二是文化的开创性,三是文化的地域性,四是文化人才的家族性与群体性。我们将此一章作为绪论,放在本书的卷首。我们写此书的目的,旨在说明一个问题:宋代江西文化虽为中华文化一脉清流,一枝翠叶,但亦有自己鲜明的地方特色与自己发展的规律,它是江西古代文化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它独具一格的地域特色,它所包容的文化万千活力和聚集的巨大文化能量,是使它播扬四方和承传千秋的根本所在,宋代江西文化史也因此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我们写宋代江西文化史,首先碰到一个棘手问题,即如何与宋代江西断代史分开。在此书之前,许怀林先生的《江西史稿》宋代部分与《江西通史》北宋卷、南宋卷,江西社科院历史所的《江西通史》宋代部分等,早已写得极为详尽,如果照此撰写,必然是拾人牙慧,毫无新意。虽然宋代江西文化史与宋代江西史有着紧密联系,但也有极大区别,我们为了写出这个区别,首先按照文化的定义来构建整书的框架。虽然关于文化定义,众说纷纭,迄今也无定论,但一般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个范畴。就狭义而言,是指人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很明显,我们是按照狭义的文化定义来编纂组织本书的章节的。第二,写宋代江西史,要求以秉公直书的严谨态度,客观记述史事发展过程;我们写宋代江西文化史,除遵照这种公正性与客观性外,尤注重文化发展的审美性,即对文化事件、文化作品、文化人物、文化大势评析,无论褒贬,往往倾泻作者的主观情感。第三,写史一般要求文字简洁,所谓春秋笔法是也;我们写文化史,更注重文字的华美性。我们正是按照上述三个方面来写宋代江西文化史,是否成功,或是非驴非马的另类作品,只有让读者去评价了。

无可否认,我们的史见史识,远逊于哲人大师睿智慧眼与广阔视野,所记述文化史实远不够鲜活,所阐发文化史论更不够全面。愿望的良好,并不等于结果的成功。当我

们忐忑不安地将其捧示在读者面前时,最期待的是有抛砖引玉的效果,最盼望的是行家里手的斧正与批评。

早在七八年前,此书已列入省社联与省社科院的研究课题,用了近五年的时间,我们完成了初稿,又经过几次修改才定稿。其间得到众多领导和同仁的热情支持与鼓励。此书出版之际,我们十分诚恳地感谢社科院各位领导,尤其是汪玉奇院长、毛志勇副院长、叶青副院长,他们在经费上给予的巨大支持和学术上给予的热情指导,才使之不会藏之名山、束之高阁。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同仁——夏汉宁、马雪松、郭树森、赖功欧、何友良、余悦、龚国光、施由明等研究员,他们或提供学术咨询,解决我们遇到的疑难问题;或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任我们查阅,才使本书能够尽量完善。我们也要感谢江西社科院的学术委员们,他们在学术上对该书的积极肯定,才使之列入江西社会科学院出版文库项目。我们更要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的林学勤社长、游道勤副社长和吴艺文责任编辑,他们在编辑整理修改本书时,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才使此书能够顺利出版。

置身于当今草长莺飞的仲春之际,党中央早已发出了大力繁荣中华文化的伟大号召,《宋代江西文化史》的出版,可以说正逢其时。此书虽不是鲜丽硕大的春华秋实,但一枝一叶总关情,一枝一叶总见春,中华文化繁荣的脚步正趑趄作响,万紫千红的中华文化的春天正在大踏步地到来!

虞文霞 王河
2012年3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黄金时代

第一节 宋代江西文化兴盛的背景	2
一、物华天宝	3
二、北风南渐	7
三、经济腾飞	12
四、蟾宫折桂	20
五、薪火相传	26
第二节 宋代江西文化发展之特色	36
一、八面来风——宋代江西文化的兼容性	36
二、主导潮流——宋代江西文化的开创性	40
三、地域特色——宋代临川、庐陵文化	46
四、文化群英——宋代江西文化的群体性与家族性	63

第二章 思辨智慧

第一节 怀疑思潮	78
第二节 救弊之学	86
第三节 理学之乡	92
一、理学开山	92
二、理学王者	99

三、心学宗师	106
四、鹅湖之会	115
五、学派纷呈	122
第四节 佛道隆盛	131
一、佛雨禅风	131
二、道风羽热	141

第三章 文苑群芳

第一节 铿锵散文三人行	155
一、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之交游	156
二、欧、曾、王散文艺术风格之比较	164
三、古文运动中其他江西作家	168
第二节 家族文学	179
一、曾巩家族	179
二、王安石家族	191
三、临江三孔	206
第三节 江西诗派与诚斋体	211
一、苏黄时代山谷风	213
二、江西诗派江西人	218
三、四海诚斋独霸诗	227
第四节 江西词人群体效应	231
一、晏欧词人群体	233
二、辛派江西词人群体	244
三、淳雅词人群体领袖姜夔	251
四、江西遗民词人群体	254
第五节 南宋江西的爱国吟唱	259
一、汪藻与周必大的忧患情怀	259
二、胡铨与王庭珪的慷慨悲歌	263
三、文天祥的生命绝唱	267
四、王炎午与谢枋得的末世亮音	271

第四章 艺海泛舟

第一节 歌舞戏曲	277
一、江西琴派	277
二、文人琴心	279
三、舞动人心	290
四、文人说戏	301
五、《唱论》论唱	312
第二节 绘画书法	316
一、江南山水画派	316
二、徐门花鸟画派	319
三、江西墨梅	322
四、画域点评	328
五、山谷书风	331
六、名人书法	335
七、书论墨经	344

第五章 史林伐檀

第一节 史家名著	353
一、欧阳修与《新唐书》《新五代史》	355
二、刘恕、刘攽与《资治通鉴》的编修	359
三、徐梦莘与《三朝北盟会编》	365
四、朱熹与《通鉴纲目》	371
五、罗泌与《路史》	374
第二节 金石学的开创	377
一、刘敞与金石学的开创	377
二、欧阳修与金石学的奠基	382
三、“鄱阳二洪”之金石学	385
第三节 图书文献的典藏与刊刻	392
一、宋代江西私人藏书家	393
二、宋代江西书院、学舍、寺观藏书	398
三、宋代江西刻书地述略	403

第六章 儒林学府

第一节 江西书院甲天下	412
一、天下书院之首——白鹿洞书院	412
二、江西家族书院	418
三、江西理学与江西书院	427
第二节 官学私学	448
一、官办州学	448
二、官办县学	456
三、私人办学	460
第三节 名家论教	466
一、李觏的教育思想	466
二、朱熹教育改革思想	469
三、陆九渊的教育思想	473

第七章 科技英华

第一节 天下粮仓	479
一、大米小麦	480
二、金橘绿茶	485
三、驯水纪实	493
四、农学名著	500
第二节 人工开物	507
一、千年瓷都	507
二、衣被天下	515
三、青铜王国	519
第三节 杏林悬壶	527
一、杏林三杰	527
二、名医名著	532
三、容斋医说	536
第四节 探天究地	542
一、叩问青天	543
二、考量大地	546

第八章 社会风采

第一节 民风概述	550
一、好学之风	551
二、忠孝之风	553
三、喜讼之风	557
第二节 信仰世界	562
一、风水宝地	562
二、巫鬼之畏	569
三、诸神之敬	573
四、灵物之祀	587
第三节 婚俗丧礼	592
一、婚姻习俗	592
二、丧葬习俗	599
第四节 饮食风俗	605
一、日常食品	605
二、美酒佳茗	616
主要参考书目	628

第一章

黄金时代

绪 论

一提起宋代江西的文化,人们不禁要投注出啧啧惊羨的目光,在历史的回眸中,宋代江西文化不是闪电迅雷般的惊鸿一瞥,仅留雪泥鸿爪般痕迹;她是地域文化中的光辉灿烂的篇章,也是中国文化史中浓墨重彩的一页,更是江西文化熠熠生辉的黄金时代。在中国古代江西文化发展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此,这是一个英气勃勃文化群英竞相怒放的时代:晏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李觏、朱熹、陆九渊、黄庭坚、姜夔、文天祥等等一大串闪光的名字,以文化泰斗式的雄姿,如日中天耀映于两宋三百年之文坛;各地文化精英,如南丰三曾、临川二晏、鄱阳四洪、金溪三陆、新喻三孔等等,以群体性、家族性的密集形式,如群星璀璨显现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这也是一个各种形式文化开宗立派、学术流派林立耸翠的时代,如朱子学派、象山学派、临川学派、巽斋学派、清江学派、江西诗派、西江词派等等,不一而足。延绵流传七百余年的宋明理学,在江西由周敦颐草莽开创;朱熹以集大成的王者风范,构建起理学庞大严密体系;陆九渊以直指本心的哲思心魂,在理学体系中又别创一派。黄庭坚以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理念,开创出具有理性精神的宋诗主要流派,流风所及,芬芳两宋,沾溉后代,这种言于理性,具有内敛风采的诗歌流派,奠定了宋诗的基调,其成就远超于元明清诸代,并与爽朗豪迈的唐诗双峰并秀。这也是一个文化氛围极浓、书声琅琅、百家争鸣的时代。两宋时期,江西共有书院160所左右,位居全国之首,是位于第二的浙江的两倍以上。江西的莘莘学子,负笈裹粮,跋山涉水,在山林石泉中结庐而居。一代名师,如周敦颐、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都立足江西书院,阐发和播扬他们的学术思想。众多大家如曾布、曾巩兄弟、王钦若、王安石、黄庭坚等,都无不在这里沐浴知识的光华,然后登上文化学术的高峰,各领风骚。宋代的理学更在江西书院里孕育,并建构起庞大精致的理论框架。各种学术流派如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也在这里相激相荡,撞击出绚烂的精神火

花。这是个群英骤至之所,人文荟萃之地,学术流派汇合之渊。在两宋一直弦歌不绝,欣欣向荣,为丰富多彩的宋代江西文化又平添了一种瑰丽风采。

这也是一个科技英华大放异彩的时代。在宋代,江西农业经济迅速腾飞,农田的大量开发,先进农业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江西的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列。鲜白的大米源源不断地运往京畿之地,“其赋粟输入京师,为天下最”,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粮仓。江西泰和县曾安止、曾之谨的《禾谱》《农器谱》,无疑是迅猛发展的农业经济的理论结晶;德安张潜的《浸铜要略》,更是江西人在长期探山煅火实践中总结与奉献给世人的先进采矿冶炼技术。在医学方面,杏林高手陈自明编撰的《妇女大全良方》,开创了中医妇科的医学体系。宋初宜黄人乐史《太平寰宇记》也是一部包罗万象问天索地的地理名著,更莫说那“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景德镇瓷器制瓷技术了,千年瓷都,至今仍名闻于天下。

是的,当我们如数家珍,将宋代江西巨大文化成就捧示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宋以前,江西文化远远落后于北方的中原文化,是什么原因使江西一夜之间突兀而起,并肩齐鲁,抗衡陕晋,俨然执全国文坛之牛耳,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之一呢?

第一节 宋代江西文化兴盛的背景

公元960年,时任后周殿前都点检的禁军头目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军事政变,一朝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自此始,两宋延续近320年的时间。与其他王朝相比,它生存的时间并不算短促,但盖棺尚未定论,对它在历史上的千秋功罪,后人众说纷纭,然而有一条似乎得到人们一致首肯,那就是两宋王朝是一个文治极盛的时代。宋太祖为了根绝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将帅骄亢、海内失驭的政治局面,使赵宋江山能千秋万代承续相传,即在立朝第二年(961),采取了绵里藏针的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戏剧性地解除了诸如石守信、王审琦等拥兵自重的将帅们的兵权,又多多赐以金银财宝、良田美宅,让他们的权力欲望转化成物质欲望,日日在歌儿舞女、金樽美酒中以终天年。同时宋太祖又采取了与杯酒释兵权相辅相成的大动作——以文治国,即在“宰相需用读书人”的口号下,大量地起用儒者文人,将他们充实到政府各部门中。所以,何止宰相须用读书人,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地方州郡的各级官吏,大部分都是由文人担任。在宋统治者看来,纵有百余名文官贪赃枉法,也不及一名武将兴兵作乱来得厉害。因此又强令武臣读书,使他们逐渐儒化,懂得忠君之道。

一味地压抑武将、一味地重用儒者的宏观政策的实施,造成了颇为怪异和畸形的历史局面:论武功,宋王朝可以说一无是处,虽然也出现过像岳飞那样可歌可泣英勇威猛的将帅,但从整体来说,它三百余年的历史,就是时时被动挨打的历史。且莫说,那燕云

十六州早已拱手相让给了辽国,辽人的几次兴兵,就叫宋朝廷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后来又被金兵赶到江南,一味地赔款称臣,以换取一隅偏安,梦里且偷欢,屈辱地延续了150余年。最后被蒙古大草原卷来的狂飙飓风,吹得个人仰马翻,最终被扫出了历史舞台。然而,论宋代的文治,却被后人津津乐道。《宋史》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搢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宋史》卷二百二《艺文一》中华书局点校本,第十五册5031页)从学术思想来讲,有汉学、宋学之分,有宋明理学并称;从文学艺术来看,有唐诗、宋词之别,有宋元绘画并誉。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相提并论的著名文化现象,似乎都少不了宋代。当然,也就更莫说,宋代涌现出那么多的风格各异的文化流派和星光璀璨的文化名人了。就拿南宋朱熹来说吧,这位综罗百代的万世宗师,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仅次于孔孟。他的思想几乎成为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驾驭天下的工具。以他为首的“朱子学派”也风风光光流传和影响了六七百年之久,至今余波未泯,在海内外文化学术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还有那散文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令人称羡的唐代文化,也只有韩愈、柳宗元两位散文大家,其余六家都出现在宋代。这举不胜举的文化盛事,都不能不归功于宋代的极盛文治。因此近代文史大家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然而文治的阳光应该是不分厚此薄彼地普照两宋大地,因此江西宋代文化突兀而起乃至繁荣昌盛,走在全国前列,愚以为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物华天宝

唐代初年,王勃这位英俊少年在滕王阁上,用文学家极漂亮的文字,高声地赞美江西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时候,他似乎敏锐地察觉到了江西优越的地理形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是的,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岸,襟带长江,东连苏沪,可出东海;西接湘鄂,过高峡,可直达滇川;南引瓯越,出武夷,过梅关,与闽粤交邻;北渡长江,可长驱中原。

江西四周虽东西南三方均为高山峻岭环抱,唯独北面却倚依滚滚长江,紧连长江的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全省境内南窄北宽,南高北低,长江的第二大支流——赣江由南向北横贯全境,全长800多公里,流经今寻乌、会昌、于都、赣县、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干、樟树、丰城、南昌、新建等县市。至南昌之后,又分西、南、中、北四支流,全部汇流于鄱阳湖,流域面积近8万1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今江西全省面积一半。赣江流量宏大,除赣州至万安上游段,河道狭窄水急滩多外,其余地段多水

势平缓,河面宽阔,十分利于航运,因此成为江西的母亲河。赣江还有许多支流,贡江与章江在江西南端重镇赣州合流形成赣江主流,其余还有禾水、恩江、袁河、锦河等。这些支流大都可以通航。除赣江外,江西境内还有四大水系:一是抚河,发源于赣闽边界武夷山脉西麓的血木岭,流经广昌、南丰、南城、金溪、抚州、临川、进贤、南昌,此后分成数条支流,注入赣江和鄱阳湖,全长 387.5 公里,流域面积 17350 平方公里,是为江西第二大河流。除抚河外,还有信江(发源于浙赣边境怀玉山南麓),饶河(发源于皖赣边境婺源的障公山),修河(发源于湘鄂边境的幕阜山脉),这三条河流经二百多至四百多公里流程后,亦百风朝阳般全部汇入鄱阳湖。并且大部分都具有很好的通航能力。

综上所述,以波光辽阔的鄱阳湖为最终落脚点,以赣、抚、信、饶、修五条江河为主要骨干,形成了江西境内四通八达的水脉网络。这个网络可不简单,它使本是多高山峻岭难以跋涉的江西交通,顿时变得便捷起来。毫无疑问,水是生命之源,无水,人类无法生存,建起的城市也难免归于死寂。世界任何一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都无一例外要受到水的滋养。然而,古代没有飞天行地的现代化工具如飞机、汽车等,单凭陆路行走,必定经常受到山高水险的阻隔,而变得异常艰险与迟滞。因此水脉网络是文明迅速传播与发展,文化交流与繁荣最为便捷的最为迅速的承载体。这也是古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和城市都是“夹水而居”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上述四通八达水脉网络主要还是在江西境内,江西如何与外界进行交流,如果仅凭陆路,江西东南西三面重峦叠嶂,崇山峻岭环绕,地势十分险峻,任何一种交流,包括政治、文化、经济,都要受到严重阻隔。幸亏江西北面有一个烟波浩瀚的鄱阳湖,它在吸纳境内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河来水,经过一番调蓄之后,滚滚北去,在湖口县注入了波涛滚滚的黄金水道——长江,长江经过江西北部有 155 公里长,与今天湖北、安徽二省隔江相望。由此江西的水脉网络,通过鄱阳湖与长江紧密联系起来,进而通过水道、陆路和海路与全国其他各地连结起来。因此许多学者将鄱阳湖比作镶嵌在江西大地熠熠生辉的宝石,或者说它是挂在长江腰带上一只南宽北狭的宝葫芦。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倾向于将鄱阳湖比作一个硕大无比的文化磁场,而通向长江的水路,就是这个磁场张开的穴口,尽管这个穴口两岸也是山丘对峙,穴口只有 5 公里~15 公里宽,但已经是大自然赐予江西天造地设的千古形胜了。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穴口一旦被高山完全堵住,那么整个江西就被完全封闭,文明的进程必定会步履蹒跚,宋代江西的文化是否能达到鼎盛阶段,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所幸的是这个穴口千古永恒地张开着,尽情地吸纳吞吐着商周文明的芬芳、吴楚文化的风雨、魏晋潇洒的风流、盛唐浪漫的诗情……所以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江西水脉网络,千万年来不但滋润濡养了江西人生生不息的生命,也包容吸纳了文化万千的生命活力和聚集着巨大文化能

量。如果这文化的能量与活力一旦得以播扬与释放出去,那就意味着文化高潮的到来。宋代的江西正是处于这高潮的时代。

然而,江西文化高潮到来之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养精蓄锐、蓄势待发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就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发生了对江西文化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两件大事,一是隋代南北大运河修筑成功,一是唐代江西大庾岭梅关通道重修与扩建。我们知道,中国的总体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大多数江河都是依地势滚滚东流入海,这对于以水路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来讲,解决南北沟通都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公元604年,隋炀帝不惜靡费天下之人力、财力、物力征调民夫200余万人,在6年之内先后三次大规模开凿大运河。后经唐宋两朝不断地整修与扩建,逐渐形成了一条北起北京,南达杭州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由此而大大改善了中国东部的南北交通。

大庾岭位于江西与广东交界处,虽然自秦代开始,就辟为道路,成为江西、广东两地区间水陆运输的中转孔道,更是中原至岭南的襟喉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在唐以前毕竟还是草莽初创,道狭路险,货运人行极不方便。唐代开元四年(716)宰相张九成征调大量民工,进行了大规模开凿与重修,使原先“人苦峻极”的险道窄径,变成了一条“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曲江集》卷十七,四库本)的坦途。这个艰苦工程共费两年时间,两年时间却换来了两千多年的文明。因此,这一条水路,这一条陆路,将江西与全国的水陆交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北入中原,中经鄱阳湖与赣江,翻过大庾岭到岭南,与珠江水系相连的,长达数千里的,水陆相间而以水运为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江西也就成为这条大动脉上南接北连的交通中枢。

因此,以鄱阳湖为中心,辐射全省叶脉状的水路网络,不仅为赣鄱大地提供了灌溉之便,绽放出绚丽的农耕文明之花,也为北人迁赣,北风南渐的文化重心南移的气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舟楫之利。

交通之便利,意味着便利之交通之地,源源不断地涌来巨大的物质流与人流。江西所产的粮食、茶叶、瓷器、纸张、布匹、钱币纷纷运往南北各地,仅以宋代漕粮、茶叶为例,每年要从江西运120万石~160万石漕粮,500万斤茶叶,正如曾巩所云:“其赋粟输于京师,为天下最。”(《洪州东门记》,《曾巩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版)从外地运往江西内销的大宗货物主要是食盐,这个数目也大得惊人,仅北宋元丰三年就有1000万斤广盐运往江西虔州、南安军,618万斤淮盐运往洪、吉、筠、袁、抚等州。外省的货物如广东的金银、百货、麝香、珍珠,福建的贡茶等都运往江西虔州、洪州等地中转,再北上,运往汴京等地。至于说到巨大的人流那更是显而易见的,南来北往,东奔西走的旅人,当

然要选择便利的交通之地,因此来往于江西不仅有随巨大物流而来的商贾、船工、民夫,还有文人、官吏、僧侣、道士等等,甚至还有深目高鼻的外国人,在江西景德镇、乐平等地。宋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胡人牵马经商的瓷俑,徐弦的《稽神录》和《太平广记》等文献都有关于波斯胡人来江西经商和生活的记载。仅以对江西文化有直接影响的人文为例,唐代的王勃如果不是乘舟鄱阳至赣江,登滕王阁,就没有名著千古的《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著名诗句,同样,也就没有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著名诗句,以及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石钟山记》等名篇。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交通闭塞之地,没有物质交流和人货来往,但交流的频度和数量肯定远逊于交通发达之地。所以交通便利之地,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至少提供了两大优势,一是物质交流频繁与数量巨大的优势,物质本身属于广义的文化,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物质的生产和流通包含着人的价值观念、审美风格和文化取向,物质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尤其是在文化传媒比较单一的古代,物质交流是整个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大凡交通发达的地方,便是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而物质交流频繁的地方也就是文化交流活跃的地方。汉唐时的长安、洛阳,两宋的汴梁、临安莫不如此(详见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地理分布》,《学术月刊》2003年第9期)。具体说到宋代的江西,如九江、南昌、抚州、吉州、赣州等地,无一不是当时江西著名的港口和商业军事重镇,正如李纲所云:

江西路,环数千里,为郡十有一,为县五十有三,控引荆湖,襟带吴越,为上流重地,去淮南、京西,道里不远。平时商旅,由独木渡江自光蔡,以趋汴都,最为径捷。当六朝时,九江、豫章皆重镇,屯兵选帅以临之。今朝廷保据江左,审察形势,知此地之要害,故与江东、荆湖,皆置大使。付兵二万,假以重权,钱粮优裕,赡养不阙,所以崇屏翰之势,为长久之策也。

(《乞差军马札子》,四库本《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五)

这是对整个江西地理形胜而言,其中,南昌为“东西一大都会”,信州“距行都(杭州)不数百里,是为湖广闽浙舟车往来之冲”(章铸《续题名记》,《广信郡志》卷七)。建昌军“治南城、南丰二大县,地方绵亘数百里,户主客余四十万。东控引闽粤,南当汀、虔要道”(陈孔琳《新城县署记》,四库本《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四)。抚州“古为奥壤,……北接江湖之脉,贾货骈肩;南冲岭峤之支,豪华接袂”(张保和《唐抚州罗城记》,《全唐文》卷八一九)。袁州“屏蔽江淮、襟带湖湘”(阮阅《重修城郭记》,四库本《江西通志》卷一百二十